

洛陽名園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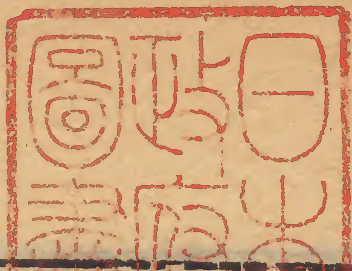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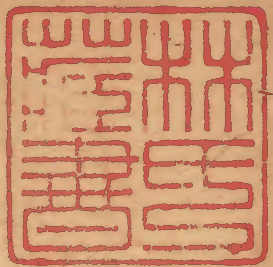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廣都公而
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於功德者遺芳餘烈足
以想像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壯者亦足
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功以清淨化度
羣品而乃斥餘事種植灌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
姓相亂夫洛陽幸王東西宅為天下之中土圭日影
得陰陽之和物少靈澗嶺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為冠
冕之盛

洛陽名園記序

淺草文庫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
 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於功德者遺芳餘烈足
 以想像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
 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
 羣品而乃斥餘事種植灌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
 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為天下之中土圭日影
 得陰陽之和嵩少灑澗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為冠
 冕之望天匠地孕為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

洛陽名園記



閒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媿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揚圖書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以致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夫識明智審則慮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爲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爲

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爲知賢哉文叔在元祐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爲黨人女適趙相挺北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令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履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譴逐嶺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羣陰已壯芽孽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

所言放乎一己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
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時至
於荆棘銅駝腥膻伊洛雖宮室苑囿滌池皆盡然一
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
衆賢佐中興之業乎季父浮休侍郎詠長安廢興地
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苑隋宮已黍離覆轍由
來皆在說今人還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
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某日
幽國張琰德和序

洛陽名園記

宋 李廌文叔記 沈澹思閱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闢而
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
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
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榭亭賞幽臺
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
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

曰土筠縱爲洞三日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
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
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
遵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
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
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
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透迤衡直闔爽深
密皆備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
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
地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
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窓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
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
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
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
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留守喜
宴集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爲堂傍之曰舍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曰醒酒池

環谿

環谿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環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巘畢効竒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岩巖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沖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瞽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爲島塢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

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闌楯周接水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園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春亭出茶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瀄其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

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
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幙幄列
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烟火游之過花時則復
爲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
紫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
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
孺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勣亭其
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候旣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
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構之園旣
古景物皆蒼老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欲憑陵
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
之如山然今勣堂其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踈
筠琅玕如碧玉椽今勣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
可浮十石舟今勣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

有池宜蓮荷今剏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圖閣趙氏所得亦大剏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郊廓陌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程丞相宅傍皆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數歲時獨斲養擁彗負畚鍤者於其間而已蓋人之於宴閒每自吝惜宜甚於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它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方甚治而洛中花木無

不有中有一并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爲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傍南築臺北構堂東北曰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他郡尚無有而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園

文潞公東園本藥圃地簿東城水渺瀰甚廣汎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灑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膚藥圃二堂間列水石西去其第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履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園竝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灑水經其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窓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繚洛乎其間林木蒼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

月臺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闕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於前避松檜騫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名之曰學古菴其實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居易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其圖攷之則其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於天理者可久而成

於人力者不可恃邪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尚多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它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杪落蕃蔓草爲之爾溫公自爲之序諸亭臺詩頗行於世所以爲人欣慕者不在於園耳

湖園

浴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蓋舊堂蓋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蓋不足勝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地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逕望之超然登之修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猶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擿軒也其太畧如

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
跳魚鳴木落而羣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
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園
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
穆園在伊水上流水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
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一物
特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

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
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
數十尺或以地攷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
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官園雖巴黎
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
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
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倏來而忽逝也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澗之阻當秦隴之襟喉
而趙魏之彘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

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
平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
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
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烟
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
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
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
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
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
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回祿盡
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
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
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其
知言哉河南邵博記

晉王右軍聞城都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屋樓觀
慨然遠想欲一游目其與周益州帖蓋所致意焉近
時呂太史有宗少文臥游之語凡昔人紀載人境之

勝爲一編其奉祀亭社也自以爲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視究之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臥遊之境嘻孤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惟遠患不徃爾徃則至矣毫交嵩華視蜀猶爾封也欲徃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予近得此記手爲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志夢華錄請書並藏而特自覽焉是亦臥遊之意云爾永嘉陳瑗伯玉書

洛陽名園記終

岳陽風土記

宋 范致明撰 華容孫穀閱

岳州南鄰蒼梧之野古三苗國地又爲麋子國春秋文公十一年楚子伐麋卽此地也戰國末屬楚羅子國秦并天下爲長沙郡漢因之以爲要扼之地置戍以鎮之建安中吳使魯肅將兵萬人屯駐於此吳錄云晉分長沙之邑爲巴陵等縣置建昌郡在巴陵今州卽建昌郡也以陶侃鎮之後省入長沙至宋文帝又分其地置巴陵郡齊武帝永明二年封子子倫爲

巴陵王遂爲巴陵王國子倫爲明帝所害梁武帝封
齊明帝子保義爲巴陵王奉後以繼三恪元帝都荆
州立巴陵郡武帝末湘東王遣陸法和等據赤亭湖
卽其地因以名之後平陳廢郡改爲巴陵縣煬帝元
年改爲玉州又改爲羅州三年又改爲巴陵縣唐武
德四年蕭銑置巴陵郡華容沅江及汨羅湘陰五縣
六年改爲岳州省羅縣天寶元載改爲巴陵縣乾元
元年復爲岳州至南唐遂爲周行逢所有隸武平軍
節度武平舊朗州今朗州是也是時猶屬湖南皇朝

下荆南始隸湖北

巴陵荆湖二流之合劉備既定蜀孫權往求荆州不
得使魯肅以萬人屯之輿地誌云巴丘有大屯戍魯
肅守之今郡城乃魯公所築也酈道元水經云巴陵
山有湖水岸上有巴陵本吳之邸閣城也城郭殊隘
迫所容不過數萬人而官舍民居在其內

州地客山高王山隱伏不甚利土人而僑居多興葺
者俗謂之扁擔州

皇朝岳州領巴陵華容臨湘平江沅江五縣元豐末

鄂州通城縣隸岳州其後又以沅江隔湖割隸岳州而通城復以還鄂今領四縣

岳州常賦之外與他州名額不同者茶籠竹箭籐翎毛魚麴蘆蔕鐵葉窰竈

巴陵本下雋縣之丘漢書地理誌下雋縣屬長沙郡按今在鄂州蒲圻縣界此其地耳水經所謂本吳之巴丘邱閣城也晉平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岡嶺濱阻三江蓋巴陵對長洲其洲南分湖浦東北屆大江故曰三

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夾洲列關亦謂之巴陵關江記言弄屠巴蛇於洞庭積其骨爲陵淮南子曰斬蛇於洞庭今巴蛇塚在州院廳側巍然而高草木叢翳張燕公有登巴丘望墨山之詩兼有巴蛇廟在岳陽門內太守歐頴廢之

岳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闊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說除守此州每與才士登樓賦詩自爾名著其後太守於樓北百步復創樓名曰燕公樓山海經言洞庭沅澧之交瀟湘之淵是爲九江之門

按澧鼎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爲洞庭至巴陵與
荆江合而東州據其上水經云湘水右會小青口資
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右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
到微湖世謂之靡湖西流注爲江謂之靡湖口左則
澧水謂之武陵江凡此五水注爲洞庭北會爲大江
名曰五瀦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襲郢取洞庭
五瀦楚辭帝子降兮北瀦皆其地也

寰宇記云郡有青草洞庭巴丘二湖青草湖中有青
草山冬春水皆也洞庭洞府之庭上有洞庭

真君廟堂巴丘之名今不著青草湖在壘石山與洞
庭相通其南羅水出焉故羅縣在其上其東汨水出
焉下有潭謂之屈原潭屈原懷沙自溺之所忠潔侯
三閭大夫廟在其上

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于
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
湧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混濁岳人
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還俗云水神
朝君山

岳陽井邑舊皆瀕江郡城西數百步屢年湖水激齧
今去城數十步卽江岸父老相傳今江心舊闔闔也
瀕江沙磧地尚有稅絹甚重云祖來宅稅今不曾除
改北津舊去城角數百步今逼近石觜蓋荆江日激
而南湘江日激而東也

江西沙洲舊長洲今名鱗魚觜昔傳有異人云觜生
過岳陽樓卽出狀元岳陽樓舊岸有港名駝鶴港商
人泊船於此地勝千石載今已湮沒如平陸不復通
舟尾通君山後湖丁晉公南遷還岳陽見江西新生

洲云此洲生當有真人臨此皇祐二年英宗以團練
使鎮岳州及登寶位果符其說

岳陽樓上有呂先生留題云朝遊北越暮蒼梧袖裏
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今
不見當時墨跡但有刻石耳先生名岩字洞賓河中
府人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
州刺史先生海州出也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卽有
棲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
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于市以混俗人莫之

岳陽府志卷之四
識也慶曆中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坐事謫守岳陽一
日有刺謁云回巖客于京曰此呂洞賓也變易姓名
爾召坐置酒高談劇飲佯若不知者密令畫工傳其
狀貌既去來日使人復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半夜
去矣留書以遺于京于京視之默然不知所言何事
也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
楚澤門碧湘門舊甕城門也楚澤門經火不復完治
今但有遺址

澱湖在州南春冬水涸昔人謂之乾湖水經謂之滄
湖秋夏水漲卽渺瀰勝千石舟通閣子鎮

澱湖諸山舊出茶謂之澱湖茶李肇所謂岳州澱湖
之含膏也唐人極重之見於篇什今人不甚種植惟
白鶴僧園有千餘本土頗類此苑所出茶一歲不
過一二十兩土人謂之白鶴茶味極甘香非他處草
茶可比竝茶園地色亦相類但土人不甚植爾
澱湖井唐人嘗稱甘水今荒穢不治汲者亦少當不
逮昔也

魯將軍廟在會泉門外乃魯肅廟也孫權使肅守巴

丘後人祀之

劉備既與肅畫湘爲界遂築地烏沙鎮對壘在州北六十里俗謂之金門劉備城

南樓陽公臺皆見岳陽詩咏今竝無遺跡可踐或云楚澤門舊南樓也今廢

孟浩然洞庭詩有波撼岳陽城蓋城據湖東北湖面百里常多西南風夏秋水漲濤聲喧如萬鼓晝夜不息激齧城岸歲常傾頽滕子京待制欲爲偃虹隄以捍之計成而滕移郡後遂不果

江岸沙磧中有冶鐵數枚俗謂鐵枷重千斤古人鑄鐵如燕尾相向中有大竅徑尺許不知何用也或云以比壓勝辟蛟虺之患或以爲可石疑其太重非舟人所能舉也或以爲植木其內編以爲柵以禦風濤皆不可知

龍興觀故基在太平寺東舊有西閣爲登覽之勝見滕公詩咏皮日休陸龜蒙亦爲觀步之什今治平寺江路兩山間林木邃密故基存焉天禧中賜名天慶昔時觀名因而泯沒

白鶴老松古木精也李觀守賀州有道人陳某自云
一百三十六歲因言及呂洞賓曰近在南嶽見之呂
云過岳陽日憩城南古松陰有人自杪而下來相揖
曰某非山精木魅故能識先生幸先生哀憐呂因與
丹一粒贈之以詩呂舉以示陳陳記其末云惟有城
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明日陳行留之不可後
年餘李守岳陽因訪前事果城南有老松以問近寺
僧曰先生舊題詩寺壁久已摧毀但能記其詩曰獨
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
分明知道神仙過後爲亭松前日過仙亭舊松枯槁
今復鬱茂得非丹餌之力邪

隋末校尉董景珍率鄭文秀共立蕭銑爲梁後乃封
景珍爲晉王文秀爲楚王今北廟董王廟南廟鄭王
廟也圖經以鄭王廟爲巴陵令鄭德璘昔遇洞庭君
者非也海眼池在嵩州夾舊傳潛通江海今湖泥湮
沒不復如昔

紫溪臺亦曰紫荆臺在灘湖上下有石高四尺曰紫
溪石

南廟乃孝烈靈妃孝感侯廟秦武陵令羅君用因督
鐵運溺水死其女孀弟尋父屍不獲遂相繼赴水死
邦人哀而祀之謂之羅娘廟靈響寢著凡有舟楫往
還祈之利涉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湖南馬殷承
制列姊在左弟在右元豐中始賜今封岳人禱祠無
虛日舊在烏龜渡南祝者以爲不便託言神意遂移
今廟按李瀕寄遠詩曰化石早曾聞節婦沈湘何必
獨靈妃其意似與今聞差異

董景珍鄭文秀旣立蕭銑爲梁後築臺城南今失其
處

崔曾有登岳陽樓雲夢亭夜登洞庭樓二詩今雲夢
洞庭亭樓莫知其處

太平寺舊傳爲屈原宅蓋屈原被逐寓此

廣教寺後唐永安寺舊爲聖善寺故基昔呂雲卿遇
江叟於聖善寺吹笛召洞庭諸龍卽其地也

金雞白石在船塲舊步有金雞翔其上

剪刀池在郡城東北隅或云池中有鼎耳高數尺其
中容人往來上有識文善汨者常見之

靈妃廟有銅鼓元豐中永慶莊耕者得之圓口方耳下有方趺皆古篆雲雷文色正青綠形制精巧非近世所能爲也取置于寺太守李觀用者舊之說以爲陸賈使南越嘗以銅鼓獻之於廟歲久失之意其必此遂移置廟中方移置時護持不謹因誤毀損今已不完或云聞初獲鼓時同獲銅鐸一枚以其完好輦致禮部今藏秘書省鼓以毀壞遂留永慶寺李觀之說似非其實

沈亞之作湘中怨云鄭子况爲岳陽太守因上巳日攜豕登岳陽樓下望鄂渚鄭追想汜人俄有所見聞汜人歌曰沂青山兮江之湄泳湖波兮裊綠裾意拳拳兮心莫舒舟中人亦歌非樓上之人所能辯洞庭湖岸有石井二相去數百步俗號秦皇井其泉甚甘美

閣子湖本角子湖語訛以其在洞庭之角故謂之角子湖澱湖亦謂之閣子湖楊行密以木籠鎖舟之地或謂瀨湖地卑歲苦水患民多重屋以居故謂之閣

子湖

湘州記云岳州有昭潭其下無底湘水最深處今岳州無昭潭昭潭自屬潭州

閣子鎮有隄曰白荆堤石壁潭在其下亦謂之釣絲潭其深莫測夏秋水漲一日之間或增或減土人以為龍出入此潭其間多蛟蜃為行旅之患滕子京作碑隄上戒往來者使陸行

啞潭在白荆隄側歲壞邦人方完築忽有大鯉魚躍其中役夫殺而食之徃徃皆死然瀕江漁人不以魚之長大為竒怪但釣網不能制者皆殺之不知此又何也

水經云湖水廣五百里日月出沒其中大抵湖上舟行雖泝流而遇順風加之人力自旦及暮可行二百里岳陽西到華容過大穴漢汴湖一日程又西到澧江口鼎州江口皆通大穴漢赤沙三日程南至沅江過赤鼻山湖四日程又東至湘江過磊石青草湖兩日程夏秋水漲其道如此冬春水落徃徃淺澀江道回曲或遠或近雖無風濤之患而常靠閣

洞庭山之北宜春口出焉韓退之詩朝發宜春口即

此地也

鼓樓山上有石室下瞰洞庭中容數千人羣盜逋藏之所俗謂分金洞統制官巡捕後遂少衰息按水經云洞庭鹿角山西有謹亭戍萬石戍麋湖口有金浦戍然則屯兵捕盜舊矣

烏石山在州南所謂烏頭石也其地五山相峙亦名五龍山下有港曰石墨港水中石如墨磨嚙之可愈喉膈壅熱之疾或云亦可代墨用

君山在洞庭湖中昔人有詩云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正謂此也夏秋水漲皆巨浸不可以陸行往近年冬深水落渡江肩舁以遊上有廟曰淵德侯洞庭君廟舊祠以爲湘君遂以爲二妃誤也上有野馬數十疋蓋昔之所獻馬歲久滋生山多古木少草夏秋食木皮多餓死故其數不充廣

君山崇勝寺舊楚興寺也有井曰柳毅井按靈姻傳始言還湘濱中言將歸吳國固無定處然則前人因事闕文後人遂以爲實此亦好事者之過也

荊州記言君山上有道通吳之苞山今太湖亦有洞

庭山亦潛通君山故得名耳山後響沙頓足聽之有聲鄴善長言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苞山

郭景純謂巴陵是湘君所遊處故曰君山湘州記言秦皇欲入湘觀衡山遇風濤漂溺到此山而免因號君山或言秦皇遭風於此問博士曰湘君何神曰堯女舜妃也神遊洞庭之湖出入多風雨秦皇大怒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發卒以射蛟郡國志洞庭山院堯女居之內有君山然則君山洞庭之分耳博物志云君山卽洞庭之山堯之二女居之長曰湘君次曰湘夫人今黃陵廟二妃廟也

庾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卽不死爲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樂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君山虎洞石穴夏秋水漲卽沒春冬水落卽露朝廷嘗遣使投龍于此歲旱邦人往往祈禱焉

君山東對鴈山山多竹兩山相去數十里迴峙相望
孤影若浮湘人以吳船爲鴈山形類之故以名山上
有塔曰啞女塔舊傳有商女崇病至此忽能言指其
上可置塔其家爲之置塔因以名焉

通典州郡錄云巴丘湖中有曹洲卽曹公爲吳所敗
燒船處在今縣南四十里按縣西有曹公渡考之地
理與周瑜曹公相遇處絕不相干不知何所據而言
也

楊潭岸在荆江舊大湖也水經云江中有觀澁澁東
有大洲洲東分爲爵洲南對湘江口分觀澁口徐師
港在三江口北三十里爵洲在三江口南四十里又
曰湘山迤于巴丘北謂之射獵磯江浦之右岸在城
陵山山有故侯景港乃侯景泊舟師之所

雲夢澤寰宇記曰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土丘
半出杜預所謂雲夢藪巴丘湖是也酈道元謂自江
陵東界爲雲夢藪孟浩然詩氣蒸雲夢澤然則夾江
南北皆其地也

糜子東西兩城春秋時楚昭王奔隨王使王孫由於

城廩

永慶寺莊山頂有井水泉清徹僧齊已詩云鳥從井口出僧自岳陽還

楓橋堡有古塚歲久傾圮耕者得磚上有文曰大唐秦公墓堂皇扁固不可發縣令秦光享爲封完之諸邑僧寺大小百區多五代時所建太平興國五年鼎岳始改賜寺額者乾明寺舊永慶寺也昔謂之新開寺雪竇語錄所謂新開者乾明祖師也

岳陽舊隸武安軍曰有天策府戶部下免楚興寺科率帖開運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文字係書吏人稱典稱副驅使官簽書官桂管觀察處官王天府學士鎮南軍節度判內諸司馬武穆亦自係天策府將軍江南諸道都統尚書令楚王銜後書押蓋五代時藩鎮行移百餘紙如郡椽曹縣令長皆攝至祥符已後始書正官稱有稱天策府知客元監州發運使序銜在知軍之下監州恐今通判職發運使蓋藩鎮轉輸之官耳亦恐是監州之類已上簽書官稱乃開運二年帖也

岳州地極熱十月猶單衣或搥扇蛙鳴似夏鳥鳴似
春濃雲疎星震雷暴雨如中州六七月間

瀕江水退漁人於沙磧得箭鏃甚多形制不一皆銅
爲之歲有得十數者足以見前代爭戰之衝也

岳州北瀕江州郡氣候尤熱夏月南風則鬱蒸持甚
蓋湖南千里無山多得日色故少陰涼之氣也居民
每至夏秋多病痢瘧皆暑濕所致也

洞庭湖中舊有蚌其大如半席深夜側立一殼乘風
往來煙波間中吐巨珠與月相射漁者百端取之終
莫可得近久不見

岳州夏秋水漲卽生飛蛾蔽空而飛夜見明卽投至
不可燃燭雖樽俎之間須叟徧滿久之復投水中俗
謂天蛾

岳州人極重鱧魚子每得之淪以皂角水少許鹽漬
之卽食味甚甘美

江蟹大而肥實第殼軟漁人以爲厭自云網中得蟹
無魚可賣十年前土人亦不甚食近差珍貴
岳人以兔爲地神無敢獵取者

巴陵雅甚多土人謂之神無敢弋者穿堂入庖厨畧不畏園林果實未熟耗啄已半故土人未嘗見成實之果半生半熟採之

湖湘間賓客燕集供魚清羹則衆皆退如中州之水飯也

馬援征諸溪蠻病死壺頭山民思之所到處祠廟具存至今婦人皆用方素蒙首屈兩角繫腦後云爲伏波將軍持服鼎澧之民率皆如此巴陵江西及華容間民有阜者習俗已久不可頗革問其故則曰去之則神怒立患頭疼殊不知去包裹自畏風寒也雖云風俗然用方素蒙首郡邑亦自當禁止

江西婦人皆習男事採薪負重徃徃力勝男子設或不能則陰相詆誚衣服之上以帛爲帶交結胸前後富者至用錦綉其實便操作也而自以爲禮服其事甚著皆云武侯擒縱時所結人畏其威不敢輒去因以成俗巴陵江西華容之民猶問如此鼎澧亦然湖湘之民生男徃徃多作贅生女反招壻舍居然男子爲其婦家承門戶不憚勞苦無復怨悔俗之移人

有如此者

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場疾病不事醫藥惟灼龜打瓦或以雞子占卜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親族不相視病而隣里往往問勞之謂親戚視之則傳染鄰里則否死者多不埋葬或暴露風日或置之木杪謂之死喪祥葬多舉樂飯僧

鄂岳之民生子計產授口有餘則殺之大抵類閩俗湖湘間南風三日則陂塘積水耗減已盡土人謂之南馬杓

舟中有朱砂過洞庭多爲風濤所苦相傳以爲龍神所寶也載人樞者亦然近日扶樞過者往往少驚恐秋深洞庭水落晶晶皆陂灤衆魚所聚一夕風色便順則所得之魚厭飫鄰境湖上漁人有善沒者云洞庭湘湖夏秋水漲深不過數十尺而荆口水深一二百尺窮冬洞庭湖水已退盡江湖寒洪在徒涉處得魚數百斤者而荆江魚重不過數十斤

傍湘之民歲暮取江水一斗歲旦取江水一斗較其

輕重則知其年水勢高下云重則水大輕則水小甚
驗

江上漁人取江豚冬深水落視其絕沒處布網圍而
取之無不獲或用鈎釣若鈎中嚙吻雖巨綸亦掣斷
或挂牙齒間則隨上下惟人所制畧不頓掣然至腥
臭不可近惟取脂油以供點照土人間有能食者

江上漁人取巨魚以兩舟夾江以一人持綸鈎其一
綸繫其兩端度江所宜用餘皆繫之中至十鈎有大
如秤鈎皆相連每鈎相去一二尺鈎盡處各置黑鉛

一斤形如錘以候水勢深淺錘上箝以五寸許正鈎
使欹側絕江往來牽挽以待魚行亟取之謂之擺鈎
數舟聯比而下每中魚則候其緩急急則縱緩則收
隨之上下待其力困然後引而取之至有相逐數日
者雖數百斤之魚皆可鈎綸用一百二十絲成魚至
大者力不能勝卽以環循綸投副鈎助之亦須漁人
得之于心應之于手也

巴陵樂府舊傳臨江仙一闕滕子京所作其詞曰湖
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

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
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華容漢孱陵縣也或曰漢武陵縣地吳太皇帝分孱
陵縣地于今縣東二里置安南縣或曰劉景升所置
宋志爲晉武帝分江安縣立也隋平陳改安南爲華
容縣屬羅州取古容城名之世傳爲章華臺非也古
章華在景陵界今監利縣離湖上與今邑相近耳大
業三年以州爲巴陵郡十年移縣于今地垂拱二年
以犯武氏諱改爲容城縣神龍元年又改爲華容縣
華容地皆面湖夏秋霖潦秋水時至建寧南堤決卽
被水患中民之產不過五十緡多以舟爲居處隨水
上下漁舟爲業者十之四五所至爲市謂之潭戶其
常產卽湖地也

華容令宅東北有老子祠曰大皇觀門之左右有二
神像道家所謂青龍白虎也捏塑精巧非常人所能
形質甚大可動搖遊觀者徃徃驗之以爲異其實胎
素中虛如夾紵作也祥符八年春二月旣望雷震白
虎西北楹上有倒書謝仙火字入木踰分字畫遒勁

人莫之測慶曆六年滕子京令摹而刻之間零陵何氏女俗謂之何仙姑者乃曰謝仙火雷部火神也兄弟二人各長三尺形質如玉好以鐵筆書字其字高下當以身等驗之皆然東南楹亦有謝仙二字逼近柱礎又不知何也其後摹刻岳陽樓上元豐二年岳陽樓火土木碑碣悉爲煨燼惟此三字曾無少損至今尚存謝仙火與歐陽永叔所記大同小異永叔之說恐得之傳聞乎

墨山謂之玄石山楚詞曰驅予車于玄石步予馬于

洞庭

大雲寺雲母泉李華詩序云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之南有佛寺寺倚松嶺之下有雲母泉自泉口流入渠周徧于庭發源如乳大旱不絕灌園澣濯皆用之自墨山西北至名門二十里間盡生雲母堦道路熒煌如列星又有寶慈觀乃張真人煉丹飛昇之所弟子葬其衣冠俗謂之衣冠塚丹竈遺跡尚在
仙廬峯左石臼二因岩石爲之

岳陽風土記
方臺山在縣南蕭城荆南志雲山出雲母土人採之
先候雲所出處在其下掘之無不大獲有長五尺者
可以爲屏風當掘時有聲卽粗惡也

楊子洲洞庭記云此洲之間常苦蛟患昔荆依飛將
大附渡江蛟夾船飛入水斬蛟而去今廟在洲上

赤亭湖本赤湖梁太清六年湘東王遣胡僧祐陸法
和誅侯景將任約於此爲亭因名焉

紫港湖在縣西今日私港夏秋水漲與赤沙湖會北
通于江今日藕池南通于湖水經謂之口

御池在湖南出蚌珠有甚大者

赤沙湖在縣南夏秋水漲與洞庭洪通杜甫道林岳
麓詩所謂殿角挿入赤沙湖也

水經云澧水上承孱陵縣澹水王仲宣曰悠悠澹澹
口下會赤沙湖東南注于沅水謂之澧口離騷曰沅
有芷兮澧有蘭注云洞庭謂之澧口江據此澧水會
于沅然後入湖也今澧沅雖相通然澧水注于洞庭
湖之澧口沅水注于洞庭謂之鼎江口豈歲月之久
遂變遷至此耶

禹山上有禹廟

石佛山在縣北石堆成佛像衣服皆具

平江本漢羅縣後分長沙爲漢昌縣孫權與縣立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改爲吳昌縣隋平陳省于湘陰縣唐神龍三年又改爲吳昌置城以界內昌江名之嘗隸潭今隸岳後唐改平江其民善鬪訟有犯輒竄他界公事比之巴陵諸邑數倍

幕阜山洞天寶中改名昌江山幕阜山記曰山有石壁刻銘上言禹治水登此山高于平地一千八百丈周五百里二十四氣福德之鄉洪水之災居其上可以度世又有列仙之寶壇場在其側傍有竹兩本修翠猗然隨風掃拂其上有池水甚澄潔時有二魚游泳其中有葛仙翁煉丹井藥臼尚存山無穢草惟杞與芳芳之屬有石山產如丹珠絕頂有石田數十畝塹渠隱然非人力所能爲地絕高險莫能上有僧園曰長慶有宮曰玉清訪衆徒亦云鳥道斷絕不可登覽左黃龍右鳳凰皆在山麓也

梅仙山在幕阜山之麓層巒疊嶂望之極葱翠子真

舊隱也有井曰子真丹井有水出焉謂之梅仙水
連雲在幕阜之南峭拔萬丈常有雲氣覆其上有吳
真人煉丹壇下有石壁廣數丈昔有田先生隱焉曰
田翁岳

香爐山岳在縣東下有老子祠上有丹壇丹竈有池
歲旱祈禱有感有許旌陽試劍石

龍隱洞在縣西北有影如繪畫望之鱗角皆具

汨水出豫章界與純水合純水在縣南三十步

石瀨廟乃關羽廟湘州記云石子山溪西有小溪溪

水映徹關羽南征嘗憇此因名羽瀨今廟亦以此名
之隨軍土地三軍廟助順廟圖經皆以爲關羽并呂
蒙行軍所置

平江有李林甫墳在九峯劉光謙墳塔在長慶陳希
烈墳塔在惠果陸善墳在芭蕉徐安貞墳塔在下臺
今無遺跡但長慶有劉光謙繪像

王文正公嘗宰平江令宅舊爲山魃所據前令不復
敢居一日吏或夢見其告者曰宰相至吾當避之如
有影響相率而去已而文正下車處正寢無復驚動

前知公之貴也治有異政邑人爲立生祠至今尚存
臨湘縣本巴陵故地唐泰清年置王朝場以便人戶
輸納皇朝淳化三年陞爲縣治至道二年改曰臨湘
鴨欄磯建昌侯孫慮鬪鴨之所陸遜嘗諫止之與白
螺山相望

象骨山山海經云巴蛇吞象暴其骨于此山旁湖謂
之象骨港

烏石山仙隱岳洞深數里有芝山石乳烏藥之屬
烏黎口卽烏林也酈善長云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

卽其地也太平寰宇記引通典州郡錄云曹州卽曹
公爲吳所敗燒船處又云今鄂州蒲圻縣赤壁山卽
曹公敗處按三國志劉表率其子琮伐襄陽劉備屯
樊口琮降曹公恐備先據江陵遣精騎急追及於當
陽之長坂備數十騎走趨漢津濟沔到夏口曹公進
軍江陵得劉琮水軍船數十萬自江陵止巴丘遂及
赤壁孫權遣周瑜水軍數萬與備併力逆之曹公泊
船江北岸瑜部將黃蓋詐降戰艦千艘因風放火曹
公大敗從華容道步歸退保南郡備瑜等復追之曹

岳陽風土記
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徑北歸夏口今漢陽軍也而
漢陽郡圖經云赤壁亦名烏林在郡西北二百二十
里在漢陽縣西八十里皆誤也曹公既縱江陵水軍
沿流已至巴丘劉備在夏口孫權周瑜與備併力逆
曹公自當在巴陵江夏二郡界其漢陽圖經併俗說
皆謬也

岳陽雖水鄉絕難得蓴菜惟臨湘東蓴湖間有之
龍窖山在縣東南接鄂州崇陽縣雷家洞石門洞山
極深遠其間居民謂之烏鄉語言侏儻以耕畬爲業
非市鹽茶不入城市邑亦無貢賦蓋山徃人也

岳州自元正獻歲鄰里以飲宴相慶至十二日罷謂
其日爲雲開節春社後遇好天色徃徃相繼上山中
州人所謂拜掃也至寒食而止四月八日取羊桐葉
浙米爲飯以祀神及先祖瀕江諸廟皆有船四月中
擇日下水擊畫鼓集人歌以權之至端午罷其實競
渡也而以爲禳災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際設神盤
以祀神爲酒肉以犒權鼓者或爲草船泛之謂之送
瘟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可種竹齊民要術所謂

竹醉日也

入西... 至寒... 四日... 入... 羊... 山... 至十二日... 非... 不入... 亦... 無... 山... 餘... 人...

真臘風土記序

總敘

真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字智今聖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澈浦只蓋亦甘字智之近音也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

以尋港爲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
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
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
里按諸番志稱其地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
路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
海也舊爲通商來往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
竣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
千戶同到本國竟爲拘執不返元貞之乙未六月聖
天子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
二十日自温州港口開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
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
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舶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
不能盡知然其大畧亦可見矣

真臘風土記

元 周達觀撰 明徐仁毓閱

城郭

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餘向皆一門。城之外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橋。橋之兩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犍。五門皆相似。橋之闌皆石爲之。鑿爲蛇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

門之兩傍鑿石爲象形城皆疊石爲之可二丈石甚
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草卻無女牆城之上間或種桃
椰木比比皆空屋其內向如坡子厚可十餘丈坡上
皆有大門夜閉早開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其
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斬趾刑人亦不
許入門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餘座
石屋百餘間東向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
左右金佛八身列于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許
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鬱然其下亦有石屋
十數間又其北一里許則國王之廬也其寢室又有
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來有富貴真臘之褒者想
爲此也石塔出南門外半里餘俗傳常般一夜造成
常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
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之
中有臥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出北池在城北五
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十間金獅子金佛銅象
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宮室

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國宮在金塔金橋之北近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鉛爲之餘皆土瓦黃色橋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頭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稍有規模其蒞事處有金窻櫺左右方柱上有鏡約有四五十面列放於窻之旁其下爲象形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其內中金塔國主夜則臥其上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國主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

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則必獲災禍其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袤與常人家迥別周圍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各隨其官之等級以爲屋室廣狹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草蓋瓦片不敢上屋其廣狹雖隨家之貧富然終不敢做府第制度也

服飾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於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級國主所

打之布有直金三四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爲上以其精巧而細樣故人惟國王可打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或有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之類周匝于髻間頂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足及諸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皆飾猫兒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藥染赤色出則手持金劍百姓間惟婦女可染手足掌男手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踈花布惟官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女可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

官屬

國中亦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但名稱不同耳大抵皆國戚爲之否則亦納女爲嬪其出入儀從亦有等級用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爲上金轎扛二金傘柄者次之金轎扛一金傘柄者又次之止用一金傘柄者又其次之也其下者止用一銀傘柄者而已亦有用銀轎扛者金傘柄以上官皆呼

爲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者呼爲廝辣的傘皆用中國紅絹爲之其裙直拖地油傘皆以綠絹爲之裙卻短

三教

爲儒者呼爲班詰爲僧者呼爲孛姑爲道者呼爲八思惟班詰不知其所祖亦無所謂學舍講習之處亦難究其所讀何書但見其如常人打布之外於項上掛白線一條以此別其爲儒耳由班詰入仕者則爲高上之人項上之線終身不去孛姑削髮穿黃偏袒

右肩其下則繫黃布裙跣足寺亦許用瓦蓋中止有一像正如釋迦佛之狀呼爲孛賴穿紅塑以泥飾以丹青外此別無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別皆以銅鑄成無鐘鼓鏡鉢與幢幡寶蓋之類僧皆茹魚肉惟不飲酒供佛亦用魚肉每日一齋皆取辦於齋主之家寺中不設廚竈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壘成極其齊整於上寫黑字旣不用筆墨但不知其以何物書寫僧亦用金銀轎扛傘柄者國王有大政亦咨訪之卻無尼姑八思惟正如常人打布之外但於頭上戴

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鞑娘子罽姑之狀而畧低亦有
宮觀但比之寺院較狹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
耳所供無別像但止一碓石如中國社壇中之石耳
亦不知其何所祖也郤有女道士宮觀亦得用瓦八
思惟不食他人之食亦不令人見食亦不飲酒不曾
見其誦經及與人功果之事俗之小兒入學者皆先
就僧家教習暨長而還俗其詳莫能考也

人物

人但知蠻俗人物麤醜而甚黑殊不知居于海島村

僻尋常閭巷間者則信然矣至如宮人及南棚

南棚乃府

第也婦女多有瑩白如玉者蓋以不見天日之光故也

大抵一布經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胸酥椎髻跣
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正室一人
四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聞有三五千亦自分等級
未嘗輕出戶余每一入內見番主必與正妻同出乃
坐正室金窻中諸宮人皆次第列于兩廊窻下徙倚
窺視余備獲一見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召入內其
下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爲陳家蘭亦不下一二千

郤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於額門之前削去其髮如北人開水道之狀塗以銀硃及塗於兩鬢之傍以此爲陳家蘭別耳惟此婦可以入內其下餘人不可得而入也內宮之前後有絡繹于道途間尋常婦女椎髻之外別無釵梳頭面之飾但臂中帶金鐲指中帶金指展且陳家蘭及內中諸宮人皆用之男女身上常塗香藥以檀麝等香合成家家皆修佛事國中多有二形人每日以十數成群行於墟場間常有招徠唐人之意友有厚饋可醜可惡

產婦

番婦產後卽作熱飯抹之以鹽納于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余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旣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備知其事且次日卽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所怪見又每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卽與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卽有買臣見棄之事若丈夫適有遠役只可數夜過十數夜其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然亦聞有守志者婦女最易老蓋其婚嫁

產育既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人矣

室女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個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每歲於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遊行本國應有養女當陣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司先給巨燭一條燭間刻畫一處約是夜遇昏點燭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擇一僧或一道

隨其何處寺觀往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爲官戶富室所先貧者亦不暇擇也官富之家饋以酒米布帛檳榔銀器之類至有一百擔者直中國白金二三百兩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擔或一二十擔隨家豐儉所以貧人家至于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爲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一歲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旣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隣門外縛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于其上或十餘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故

事凡七日而始撤既昏以轎傘鼓樂迎此僧而歸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子其中一則僧坐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鼓樂之聲喧闐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隣各點于額上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將明時則又以轎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爲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適也余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此後則斥于房外任其所之無復拘束隄防之矣至若嫁娶則雖有納幣之禮不過苟簡從事多有先姦而後娶者其風俗竟不以爲耻亦不以爲怪也陣毯之夜一巷中或至十餘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錯於途路間鼓樂之聲無處無之

奴婢

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野中之人也自有種類俗呼爲撞賊到城中亦不敢出入人

之家城間人相罵者一呼之爲撞則恨入骨髓其見輕於人如此少壯者一枚老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可得祇許于樓下坐臥若執役方許登樓亦必跪膝合掌頂禮而後敢進呼主人爲巴馳主母爲米巴馳者父也米者母也若有過撻之則俯首受杖畧不敢動其牝牡者自相配偶主人終無與之交接之理或唐人到彼久曠者不擇一與之接主人聞之次日不肯與同坐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或與外人交至於有姪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所不齒且利其得子仍可爲異日奴婢也或有逃者擒而復得必于面刺以青或于頂上帶鐵以錮之亦有帶于臂腿間者

語言

國中語言自成音聲雖近而占城暹人皆不通話說如以一爲梅二爲別三爲卑四爲般五爲孛監六爲孛監梅七爲孛監別八爲孛監卑九爲孛監般十爲答呼父爲巴馳叔伯亦呼爲巴馳呼母爲米姑姨孀姆以至隣人之尊年者亦呼爲米呼兄爲邦姊亦呼真臘風土記入

爲邦呼弟爲補温呼舅爲吃賴姑夫亦呼爲孛賴大抵多以下字在上如黨中常自相殺戮近地亦有種荳蔻木綿花織布爲業者布甚麤厚花紋甚別

文字

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皆以麕鹿皮等物染黑隨其大小濶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堊之類磋爲小條子其名爲梭拈于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插於耳之上字跡亦可辨認爲何人書寫須以濕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正如回鶻字凡文

書皆自後書向前卻不自上書下也余聞之也先海牙云其字母音聲正與蒙古音相鄰但所不同者三兩字耳初無印信人家告狀亦有書鋪書寫

正朔時序

每用中國十月爲正月是月也名爲佳得當國宮之前縛一大棚上可容千餘人盡掛燈毬花朵之屬其對岸遠離二十丈地則以木接續縛成高棚如造塔撲竿之狀可高二十餘丈每夜設三四座或五六座裝煙火爆杖于其上此皆諸屬郡及諸府第認直遇

夜則請國王出觀點放煙火爆杖煙火雖百里之外皆見之爆杖其大如炮聲震一城其官屬貴戚每人分以巨燭檳榔所費甚夥國王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半月而後止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拋毬九月則壓獵壓獵者聚一國之衆皆來城中教閱於國宮之前五月則迎佛水聚一國遠近之佛皆送水與國王洗身陸地行舟國王登樓以觀七月則燒稻其時新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以供佛婦女車象往觀者無數主卻不出八月則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

伎樂每日就國宮內挨藍且闢豬闢象國王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一旬其餘月分不能詳記也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盡卻與中國不同閏歲則彼亦必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所謂開閉建除之類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日頭爲名者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卒四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爲十賽呼

雞之聲爲鸞呼猪之聲爲直盧呼牛爲箇之類也

爭訟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國王初無笞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於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賄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資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或有死於門首者則自用繩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體究

檢驗之事人家獲盜亦可施監禁拷掠之刑卻有一項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爲盜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云番人有法如此又兩家爭訟莫辨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其無理者必獲證候而出或身上生瘡癩或咳嗽熱證之類有理者畧無纖事以此剖判曲直謂之天獄蓋其上地之靈有如此也

病癩

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然多病癩者比比道途間土人雖與之同臥同食亦不校或謂彼中風土有此疾曾有國王患此疾故人不之嫌以愚意觀之徃徃好色之餘便入水澡洗故成此疾聞土人色慾纔畢皆入水澡洗其患癩者十死八九亦有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不類不知其爲何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與人行持尤可笑

死亡

人死無棺止以簑席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也前亦用旗幟鼓樂之屬又以兩柩炒米繞路拋撒擡至城外僻遠無人之地棄擲而去俟有鷹犬畜類來食頃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盡反謂父母有罪而至此今亦漸有焚者徃徃皆唐人之遺種也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則髡其髮女子則於顙門翦髮似錢大以此爲孝耳國王仍有塔葬埋但不知葬身與葬骨耳

耕種

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後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樹盡沒謹畱一杪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中謹可通小舟深處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耕種者指至何時稻熟是時水可滄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不用牛耒耜鎌鋤之器雖稍相類而制自不同又有一等野田不種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但糞田及種蔬皆不用穢嫌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不與之言及中國糞壅之事恐爲所鄙每三兩家共掘地爲一坑蓋其草滿則填之又別掘地爲之凡登溷旣畢必入池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畱以拿飯見唐人登廁用紙揩拭者笑之甚至不欲其登門婦女亦有立而溺者可笑可笑

山川

自入真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昧長江巨港綿亘數百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禽獸之聲逖雜其間至半港

而始見有曠田絕無寸木彌望芄芄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群聚于此地又有竹坡亦綿亘數百里其間竹節相間生刺筍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

出產

山多異木無木處乃犀象屯聚養育之地珍禽奇獸不計其數細色有翠毛象牙犀角黃臘麤色有降真荳蔻畫黃紫梗大風子油翡翠其得也頗難蓋叢林中有池池中有魚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葉蔽身而坐水濱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來

則草有一日獲三五隻有終日全不得者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方有二牙舊傳謂每歲一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上也自死而隨時爲人所取者次之死于山中多年者斯爲下矣黃臘出於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腰蜂如螻蟻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船可收二三千塊每塊大者三四十斤小者亦不下十八九斤犀角白而帶花者爲上黑爲下降真生叢林中番人頗費斫斫之勞蓋此乃樹之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小者亦不下四五寸荳蔻

皆野人山上所種畫黃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預先
一年以刀砍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於
一等樹枝間正如桑寄生之狀亦頗難得大風子油
乃大樹之子狀如椰子而圓中有子數十枚胡椒間
亦有之纏藤而生壘壘如綠草子其生而青者更辣

貿易

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商人到彼必光納一婦
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卽
罷無居鋪但以蓬席之類鋪于地間各有處聞亦有
納官司賃地錢小交關則用米穀及唐貨次則用布
若乃大交關則用金銀矣往往土人最朴見唐人頗
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有脫騙欺負
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欲得唐貨

其地想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爲第一五色輕縑帛
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錫鐵溫州之漆盤泉州之青篔
器及水銀銀硃紙劄硫黃焰硝檀香白芷麝香麻布
黃草布雨傘鐵鍋銅盤水珠桐油篋箕木梳針其麤

重則如明州之席甚欲得者則菽麥也然不可將去耳

草木

惟石櫛甘蔗荷花蓮藕芋桃蕉芋與中國同荔枝橘
子狀雖同而酸其餘皆中國所未曾見樹木亦甚各
別草花更多且香而艷水中之花更有多品皆不知
其名至若桃李杏梅松栢杉檜梨棗楊柳桂蘭菊蕊
之類皆所無也其中正月亦有荷花

飛鳥

禽有孔雀翡翠鸚哥乃中國所無餘如鷹鴉鷺鷥雀
兒鷓鴣鶴野鴨黃雀等物皆有之所無者喜鵲鴻
鴈黃鶯杜宇燕鴿之屬

走獸

獸有犀象野牛山馬乃中國所無者其餘如虎豹熊
羆野猪麋鹿麀鹿猿狐之類甚多所少者獅子猩猩
駱駝耳鷄鴨牛馬猪羊所不在論也馬甚矮小牛甚
多生敢騎死不敢食亦不敢剝其皮聽其腐爛而已
以其與人出力故也但以駕車耳在先無鶩近有舟

人自中國攜去故得其種鼠有大如猫者又有一等
鼠頭腦絕類新生小狗兒

蔬菜

蔬菜有蔥芥韭茄瓜西瓜冬瓜王瓜莧菜所無者蘿
蔔生菜苦蕒菠蓀之類瓜茄正月間卽有之茄樹有
經數年不除者木綿花樹高可過屋有十餘年不換
者不識名之菜甚多水中之菜亦多種

魚龍

魚鱉惟黑鯉魚最多其他如鯉鯽草魚最多有吐哺
魚大者重二斤已上有不識名之魚亦甚多此皆淡
水洋中所來者至若海中之魚色色有之鱸魚湖鰻
田雞土人不食入夜則縱橫道途聞鼃鼃大如合芋
雖六藏之龜亦充食用查南之蝦重一斤已上真蒲
龜脚可長八九寸許鱔魚大者如船有四脚絕類龍
特無角耳肚甚脆美蛤蜊蝸螭螺之屬淡水洋中可捧
而得獨不見蟹想亦有之而人不食耳

醞釀

酒有四等第一唐人呼爲密糖酒用藥麴以密及水

中半爲之其次者主人呼爲朋牙四以樹葉爲之朋
牙四者乃一等樹葉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以刺飯
爲之名曰包稜角蓋包稜角者米也其下有糖鑑酒
以糖爲之又入港濱水又有菱漿酒蓋有一等菱葉
生于水濱其漿可以釀酒

鹽醋醬麩

醴物國中無禁自真蒲巴澗濱海等處率皆燒山間
更有一等石味勝于鹽可琢以成器土人不能爲醋
羹中欲酸則着以咸平樹葉樹旣莢則用莢旣生子
則用子亦不識合醬爲無麥與豆故也亦不曾造麩
蓋以密水及樹葉釀酒所用者酒藥耳亦如鄉間白
酒藥之狀

蠶桑

土人皆不事蠶桑婦人亦不曉針線縫補之事僅能
織木綿布而已亦不能紡但以手理成條無機杼以
織但以一頭縛腰一頭搭上梭亦止用一竹管近年
暹人來居郤以蠶桑爲業桑種蠶種皆自暹中來亦
無麻苧惟有絡麻暹人郤以絲自織阜綾衣着暹婦

卻能縫補土人打布損破皆倩其補之

器用

尋常人家房舍之外別無卓凳孟桶之類但作飯則用一瓦釜作羹又用一瓦銚地埋三石爲竈以椰子殼爲杓盛飯用中國瓦盤或銅盤羹則用樹葉造一小碗雖盛汁亦不漏又以菱葉製一小杓用堯汁入口用畢則棄之雖祭祀神佛亦然又以一錫器或瓦器盛水于傍用以蘸手蓋飯只用手拿其粘于手非此水不能去也飲酒則用蠟注子貧人則用瓦鉢子

若府第富室則一一用銀至有用金者國之慶賀多用金爲器皿制度形狀又別地下所舖者明州之草席或有鋪虎豹麂鹿等皮及藤簟者近新置矮卓高尺許睡只竹席臥於板近又用矮床者往往皆唐人制作也食品用布罩國主內中以銷金縑帛爲之皆舶商所饋也稻不用礪止用杵舂碓耳

車輜

輜之制以一木屈其中兩頭豎起雕刻花樣以金銀裹之所謂金銀輜扛者此也每頭一尺之內釘鉤子

以大布一條厚摺用繩繫于兩頭鉤中人挽于布以
兩人擡之轎則又加一物如船蓬而更潤飾以五色
縑帛四人扛有隨轎而走若遠行亦有騎象騎馬者
亦有用車者車之制卻與他地一般馬無鞍象無笄
可坐

舟楫

巨舟以硬樹破版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之開成
版既費木且費工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鑿鑿斷起
屋亦然船亦用鐵釘上以芟葉蓋覆卻以檳榔木破
片壓之此船名爲新孛用權所粘之油魚油也所和
之灰石灰也小舟卻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
木撐開腹大兩頭尖無蓬可載數人止以權刻之名
爲皮闌

屬郡

屬郡九十餘曰真蒲曰查南曰巴濶曰莫良曰八薛
曰蒲買曰雉棍曰木津波曰賴敢坑曰八廝里其餘
不能悉記各置官屬皆以木排柵爲城

村落

每—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亦自有鎮守之官
名爲買節大路上自有歇息如郵亭之類其名爲森
木近與暹人交兵遂皆成曠地

取膽

前此於八月內取膽蓋占城王每年索人膽一甕萬
千餘枚遇夜則多方令人於城中及村落去處遇有
夜行者以繩繫住其頭用小刀於右脇下取去其膽
俟數足以饋占城王獨不取唐人之膽蓋因一年取
唐人—膽雜于其中遂致甕中之膽俱臭腐而不可
用故也近年已除取膽之事另置取膽官屬居北門
之裏

異事

東門之裏有蠻人淫其妹者皮肉相粘不開歷三日
不食而俱死余鄉人薛氏居嶺三十五年矣渠謂兩
見此事蓋其用聖佛之靈所以如此

澡浴

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過入夜亦不免
一二次初無浴室盂桶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

兩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形入池惟父母尊年在池則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長亦迴避之如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門入水而已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婦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漾洗至河邊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於河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畧不以爲耻自踵至頂皆得而見之城外大河無日無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聞亦有就水中偷期者水常溫如湯惟五更則微涼至日出則復溫矣

流寓

唐人之爲水手者利其國中不着衣裳且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辨器用易足買賣易爲徃徃皆逃逸於彼

軍馬

軍馬亦是裸體跣足右手執標槍左手執戰牌別無所謂弓箭砲石甲冑之屬傳聞與暹人相攻皆驅百姓使戰徃徃亦別無智畧謀畫

國主出入

聞在先國王轍迹未嘗離戶蓋亦彷彿有不測之變也
新主乃故國王之婿原以典兵爲職其婦翁愛女女
密竊金劍以往其夫以故親子不得承襲嘗謀起兵
爲新主所覺斬其趾而安置于幽室新主身篋聖鐵
縱使刀箭之屬著體不能爲害因恃此遂敢出戶余
宿留歲餘見其出者四五凡出時諸軍馬擁其前旗
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執巨燭自
成一隊雖白日亦照燭又有宮女皆執內中金銀器
皿及文飾之具制度迥別不知其何所用又有宮女
執標槍標牌爲內兵又成一隊又有羊車馬車皆以
金爲飾其諸臣僚國戚皆騎象在前遠望紅涼傘不
計其數又其次則國主之妻及妾媵或輜或車或馬
或象其銷金涼傘何止百餘其後則是國主立于象
上手持寶劍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銷金白涼傘凡
二十餘柄其傘柄皆金爲之其四圍擁簇之象甚多
又有軍馬護之若遊近處止用金轎子皆以宮女擡
之大凡出入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觀者皆當跪
地頂禮名爲三罷不然則爲貌事者所擒不虛釋也

真臘風土記
每日國主兩次坐衙治事亦無定文及諸臣與百姓
之欲見國王者皆列坐地上以俟少頃間內中隱隱
有樂聲在外方吹螺以迎之聞止用金車子來處稍
遠須臾見二宮女纖手捲簾而國主乃杖劍立于金
窻之中矣臣僚以下皆合掌叩頭螺聲方絕乃許擡
頭國主特隨亦就坐坐處有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
寶言事既畢國主尋卽轉身二宮女復垂其簾諸人
各起以此觀之則雖蠻貊之邦未嘗不知有君也

真臘風土記卷終

